

說郛卷第六

讀子隨識 一卷

尹文子 二卷

康衢長者有犬而能搏字之曰善噬賓客不敢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賓客以實對於是逐犬賓客復往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爲朴周人懷朴問鄭賈曰欲買乎鄭曰欲之出其朴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尹文子見齊宣王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國悉不肖孰理王廟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管子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侍立有間二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

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無遠所欲而至焉惟有羽翼之故是以通其意於天下乎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措國於不涸之倉者控有德也藏國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不如管夷吾乃使鮑叔請於魯曰受而甘心焉施伯謂魯侯曰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何不殺而受之尸鮑叔曰若不生得是君與君賊比也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仲以予齊鮑叔受而哭之三舉施伯從而笑之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戮賢人至堂阜之上鮑叔祓而浴之三桓公親迎之郊使人操斧主其後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遂與歸禮之於廟三酌而問爲政

堵有耳微謀外洩之謂也

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信聞於雷鼓

明道者王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兵者伯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公曰何不爲寡人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無忘在莒管仲無忘其束縛甯戚無忘飯牛車下公避席再拜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山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走馬而疾前公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豈有人若此者乎遂召管仲至而問之管仲曰登山之神有僉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疾前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已而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右涉深至膝桓公拜管仲于馬前曰仲父之聖若此

庚桑子

尋常之汗巨魚無所還其軀而鯢鱣爲之制步佃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

聖人之制萬物全其天天全則神全神全之人不虛而通不謀而當志凝宇宙德若天地一質白之物以黑爲汚質黑之物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正潔汚哉

高士註云吸日精煉丹而仙曰高士

庚桑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父致籛白納幣曰水旱何以禳之對曰水陰沴也于國政類刑人事類私旱陽過也于國政類德人事類盈凡水旱天子宜致刑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災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

天子勤 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光大公直廉靖之才至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規心巧運毀方破道之才至天子肇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怪異名灰微之才至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譽貪濁淫麗之才至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外忠內辟之才至

文子

天有二氣則成虹地有二氣則洩人有二氣則生病

叢蘭欲芳秋風敗之御狐貉之兼衣者不憂至寒

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  
腹胃閑嗜慾養生之末也

月子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艸茅之中與之  
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  
妻之以嬪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  
四時之制萬物成利故謂之神

墨子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  
食爲茵旗死士爲蒼魯之旗竟士爲虎旗多卒爲雙兔之旗吾人  
男女爲童旗弩爲狗旗戟爲祚旗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馬旗  
管子舉日章則晝行舉月章則夜行舉龍章則行岡舉虎章則  
行林舉鳥章則行坡舉蛇章則行澤舉鵠章則行陸舉狼章則行  
山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申子

堯之治也善明法察令而已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  
黃帝之治天下置法而不變使民而安樂其法也

慎子

尹文子言曰齊有黃公者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爲  
醜惡醜惡之名遠布而一國之人無欲聘者  
人生一世若露之託桐葉其能幾何

劉子

劉暉字

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

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蝎樹抱蝎則還自鑿身抱慾則還自害故蝎盛則木折欲熾則身亡

畫爲西施美而不可悅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

螟媵秋生而秋死一時爲災如數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爲螟媵亦以甚矣

齊之華士棲志丘壑而太公誅之魏之干木遁迹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賢非有減於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於華士或榮或戮者遇不遇也

華胥履大人之迹而生伏羲女媧感瑤光貫日而生顓頊慶都與赤龍合而生唐堯握登見大綱而生虞舜修紀見流星而生夏禹夫都見白氣貫月而生殷湯大任夢見長人而生文王顏徵在感

黑帝而生孔子劉媪感赤龍而生漢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  
台星張良感狐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若此之類皆聖賢受  
天瑞相而生也

伏臘合歡必歌採菱牽石挽舟則歌嘯嘖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  
不用者方引重抽力不如嘯嘖之宜也

晉文種米曾子植羊

晉文公學外國種米晉國曾參學外國人  
到羊皮用土種之米與羊雖不生其志大也

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國欣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俗  
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苟違性隨時好  
也

公輸之刻鳳也冠距未成翠羽未樹見其身者謂之龍雞見其首  
者名鶡鶩皆訾其醜而笑其拙及鳳之成翠冠雲聳朱距電撻錦  
身霞散綺翻烟發翹然一翥然後讚其奇而稱其巧

傅子



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是爲明鑒也

淮南子

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圓者常轉窾者常浮蓋自然之勢也

善浮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

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堅則裂齒剛於舌而先弊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解

扣門求火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有所餘也

今世祭井竈門戶箕帚杵臼者非以其神爲能亨之也恃賴其德

煩苦之無已也

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處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

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刑於目也

楊子見塗路而哭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染絲而泣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也才下位高二也身無功而有厚祿三也

牛蹄之滲無尺之鯉頹腐之山無丈之材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守狹小而不能容巨大

鄭周之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

盧遨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象谷之上見處士者深目而結喉虎頭而鳶肩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遨翻然下囂然笑曰嘻子中州之人不宜遠至此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螿蟲藜藿爲之不采伍子胥出走邊候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候恐而釋之

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王忘其珠而池中之魚爲之殫知過萬人爲之英千人爲之俊百人爲之豪十人爲之傑

石林燕語

十卷

宋葉夢得 考異宇文紹奕

太祖皇帝微時嘗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俗以一俯一仰爲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聖筴天命豈不素定

矣哉晏元憲爲留守題廟中詩所謂庚庚大橫兆警欬如有聞蓋記是也

元憲當作元獻

漢凡王宮皆曰禁中後以元后父名禁遂改禁爲省唐以前天子之命通稱詔武后名墨遂改詔爲制肅代後集賢院有待制之名卽漢東方朔之徒所謂待詔金馬門者也

既云凡王宮卽是諸王矣伏儼引蔡邕說省中本爲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爲禁中避元后父名故曰省中不聞諸王皆曰禁中也漢制度云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此云天子之命通稱詔書非也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於武德殿西門則待制之名非始於肅代以後也明皇置翰林院延文章之士至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卽待詔之名初不改也

母后加諡自東漢始本朝后諡初止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元豐中慶壽太皇太后上仙章子厚爲諡議請於朝詔以太皇太后功德盛大四字猶懼未盡始仍故事遂諡慈聖光獻自是宣仁聖烈欽聖憲肅皆四字云

始仍當作姑循詔云姑循故事而已宜以四字定諡

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者曾祖之稱也自屈原離騷稱臣皇考曰伯庸則以皇考爲父故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祔廟文稱敢昭告於皇考清惠亭侯後世遂因不改

漢議宣帝父稱蔡義初請諡爲悼曰悼太子魏相以爲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尊號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沿習已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

古者天子之居總言宮而不名殿其別名皆曰堂明堂是也故詩

言自堂徂基而禮言天子之堂初未有稱殿者秦始皇紀言作阿房甘泉前殿蕭何傳言作未央前殿其名始見而阿房甘泉未央亦以宮名疑皆起於秦時然秦制獨天子稱陛下漢魯有靈光殿而司馬仲達稱曹操范績稱竟陵王子良皆曰殿下則諸侯王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爲殿無吻不爲殿矣

漢梁王立自言宮殿之裏毛鼈過之失亡不暴陳又黃霸傳云爲一輩先上殿顏師古曰丞相所坐屋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齊高帝爲齊公以石頭城爲其世子宮王儉引靈光殿例以廳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則雖曰宮而猶以殿爲疑也梁武陵王紀在蜀開寢殿以通內廡又丘遲與陳伯之書謂臨川王宏爲臨川殿下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

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數事以間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卽禹玉之辭也

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參知政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游小游四時天一地一眞符君綦民綦臣綦凡十神皆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巽宮當吳分請卽蘇州建宮祠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之兆乃改築于蘇村京師建太乙宮自此始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賜祕閣世傳閣帖是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於家爲絳本慶曆間劉丞相沈知潭州亦

令僧希白摹刻於州廨爲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於本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當國命劉燾取淳化所遺與近出世者別爲續法帖十卷又每下矣

淳化官帖黃魯直秦少游所記皆云板刻此乃云刻石也魯直云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此云徐王府取閣本刻於木板豈各自一事耶

續法帖跋云元祐五年四月十三日祕書省請以祕閣所藏墨跡未經太宗朝纂刻者刊於石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內藏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釐爲十卷上之此乃云曾丞相當國命劉燾別爲續法帖十卷也

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居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因舉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爲君臣通稱二字別



無義此說爲差近或又以鹵爲鼓簿爲部謂鼓駕成於部伍不知鹵何以謂之鼓又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爲一鹵部簿乃作部皆不可曉今有鹵簿記宋宣獻公所修審以簿爲簿籍之簿則旣云簿不應更言記

王僧孺幼貧母攜之至市遇御史中丞鹵簿驅迫墮溝中又蕭誕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從請免誕等官此書所云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蓋謂此也然此外如宋文以宜都郡王鎮江陵司馬張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與諮議王華相遇牽佯若不知謂左右曰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又顏延之常乘羸牛逢其子俊鹵簿卽屏住道側又沈慶之夢引鹵簿入廁中又陳顯達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羸小又虞棕朱衣乘車鹵簿立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

又呂僧珍爲南兖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中小屋僧珍常導從  
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又朱异引其鹵簿自宅至城异自右衛  
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有又陳長沙王叔堅始興王  
叔陵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趣則南朝人臣而用  
鹵簿非特前兩事而已按唐制皇太子太子妃親王文武職官  
四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并長安縣令內命婦才人以上外命  
婦四品以上皆給鹵簿本朝皇太子鹵簿遇升儲則草具儀注  
其王公以下惟大禮奉引乘輿及身薨敕葬則給太子妃以下  
內外命婦皆不復給則是本朝人臣亦有給者而比舊愈嚴矣  
故中官麥允言及充媛董氏之喪詔給鹵簿而司馬溫公皆爭  
之以其非常典也史記黥布傳常爲軍鋒索隱云漢書作楚軍  
前簿簿者鹵簿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  
中呂延濟曰橫行不依簿鹵簿也又云鼓嚴簿孟康曰簿鹵簿

也李善曰言擊嚴鼓簿鹵之中則是或曰簿鹵或曰簿又簿部亦通用也 景德中王欽若進鹵簿記在前

臣寮上殿劄子末概言取進止猶言進退也蓋唐日輪清望官兩員於禁中以待召對故有進止之辭崔祐甫奏待制官候奏事官盡然後趨出於內廊待進止至酉時放是也今乃以爲可否取決之辭自三省大臣論事皆同一體著爲定式若爾自當爲取聖旨蓋沿襲唐制而不悟也

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舉岑長情郭正一魏玄同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又乾封以後召學士元萬頃范履冰等於北門候進止時謂北門學士又肅宗卽位明皇令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唐人章疏初云奉進止或云某人奉宣進止末云伏候進止之類則進止正是可否取決之詞非專爲待對官設也

尙書省樞密院劉子體制各不同尙書年月日宰相自上先書有次相則重書共一行而左右丞於下分書別無兩行蓋以上爲重樞密知院自下先書同知以次書於上簽書亦然蓋以下爲重而不別行

唐詔敕宰相複名者皆不出姓惟單名則出姓蓋以爲宰相人所共知不待書姓而見予多見古人告身類如此國朝雖單名亦不出姓他執政則書所以異宰相之禮也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留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寧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

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留之則玩政遂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岳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勾管或提舉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非呂申公獨請也 先

帝當作神宗

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鴻臚其一也本以待四夷賓客故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尙在或云寺卽漢鴻臚舊地摩騰初來以白馬負經旣死尸不壞因留寺中後遂以爲浮屠之居因名曰白馬今僧居概稱寺蓋本此也

蔡魯公喜接賓客終日酬酢不倦家居遇賓客少間日必至子弟學舍與其門客者從容燕笑蔡元度稟氣弱畏見賓客每不得已

一再見則以啜茶多退必嘔吐嘗云家兄一日無客則病某一日接客則病

米芾談諧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視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爲難芾曰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舡舷欲墜攸懼與之知無爲軍初入州驛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言事者因而論之朝廷亦傳以爲笑

杜陽雜編

三卷

唐蘇鶚

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嘗有紫氣如車蓋以遮馬首及迴潼關上歎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告吾曰天下有災遇牛方回今見牛也朕將回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峨峨胡乎胡乎可奈何詰旦上

具言其夢侍臣成稱土德王胡虜破滅之兆也

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噉噉者高遠之貌也

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  
都吐蕃大潰上還京闕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  
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  
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沾衣子儀於上前嗚咽流涕  
曰老臣爲國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  
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子儀  
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體質不必讓也  
九花虬卽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  
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披九花紋故號九花虬上東  
幸觀獵於田不覺日莫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  
里上遂令速鞭恐因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一二里而已侍從  
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超影之匹也

王子年拾遺紀周穆王有八白  
驥號超光超影逐日而馳者

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曰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沉檀爲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香桮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頻伽高三丈磴道闌檻無不悉具前繡錦褥精巧奇絕冠於一時既設萬人齋敕大德僧撤首爲講論上親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中三間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爲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上親往賞勞觀者加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升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十輩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沒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刹以珠玉爲寶帳香昇仍用孔雀鷄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爲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昇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



昇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珊瑚瑪瑙真珠瑟瑟綴爲  
幡幢計用珍寶不啻百斛其翦綵爲幡爲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  
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士女瞻禮僧徒道  
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沾臆卽召兩街供奉僧贈金帛各  
有差仍令京師耆老元和迎真體老悉賜銀碗錦綵長安豪家競  
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時  
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洒地至於肘行  
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算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  
作卽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  
臥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洪哂焉上迎佛骨入  
內道場卽設金花帳溫清牀龍鱗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  
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  
甸於路傍壘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

城之內約及萬數是時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爲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挈鉢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腳呵唱於其間恣爲嬉戲又結錦繡爲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於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以爲物極爲反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卽位詔歸佛骨於法門其導從威儀十無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爭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卽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令鏟除近甸百無一二焉

雞肋編 一卷

宋莊季裕 名紳

昔曹孟德旣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守之又難爲功操出教

惟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楊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阿瞞之績無見於策而其空言竟著於後是豈非雞肋之腊耶方其擲蘆菹臈茨而餓於牆壁之間幸面得之雖不及於兔肩視牛骨爲愈矣予之此書殆類於是故以雞肋名紹興三年二月九日清源莊季裕云

筋履之謎載於前史鮑昭集中亦有之如一土弓長白水非衣卯金刀千里艸之類其原出於反正止戈而後人因作字謎王介甫作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大一人立地三人坐家中更有一兩口便是凶年也好過又作謎云常隨措大官人滿腹文章儒雅有時一面紅粧愛向風前月下至於酒席之間亦專以文字爲戲常爲令云有商人姓名任販金與錦至關關吏告之曰任任任入金錦禁急又云親兄弟曰昌堂兄弟木目相親兄弟火火炎堂兄弟金令鈴又云掘地去土添水成池皆無有能酬者又爲字中一

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兄弟四人下縣三人入州  
在村裏只在村裏在市頭只在市頭又爲疊字下兩點謎云兄弟  
二人同姓同名若要識我先識家兄不識家兄知我爲誰又婦字  
謎云左七右七橫山倒出甑字謎云將軍身是五行精日日燕山  
望石城待得功成身又退空將心腹爲蒼生

健兒之語見於晉段灼梁陳伯之傳至唐尤多予少時過荆南白  
碑驛見豐碑刻唐官銜有招募健兒使其碑石瑩白驛因得名或  
云後置大晟樂取石爲磬未知信否

又陳州城外有卮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  
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宣王而釋氏附會爲  
一字王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杜十姨天下  
如是者蓋不可勝數

米芾元章或云其母本產媪出入禁中以勞補其子爲殿侍後登

進士第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爲其換易真本至於紙素破污皆能爲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仕太常博士奉祠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而坐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日先公爲漕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予昆弟訪之方授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僞也宗室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於他客盃盤狼藉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性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遊其作文亦狂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省露兄故嘗叩之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卒

越州在鑑湖之中繞以秦望等山而魚薪難得故諺云有山無木有水無魚有人無義里俗頗以爲諱言及無魚則怒而欲爭矣又井深者不過丈尺淺者可以手汲霖雨時平地發之則泉出然旱

不旬日則井已涸矣皆謂泉乃橫流故爾因滅裂不肯深浚致源不廣也諺又云地無三尺土人無十日恩此語通二浙皆云

浙西諺云蘇杭兩浙春寒秋熱對而廝暖背地廝說言其反覆如此又云雨下便寒晴便熱不論春夏與秋冬言其無常也此言亦通東西爲然九州以揚名地本其水波輕揚爲目漢三王策亦有五湖輕心之戒大抵人性類土風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樸魯荆揚多水其人亦明惠文巧而患在輕淺肝鬲可見於眉睫間不爲風俗所移者惟賢哲爲能耳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蝨瘕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州城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輟手旁與人笑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怪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川僧舍凡故衣皆煮於釜中雖禪袴亦然蝨

皆浮於水上此與生食者小間矣其治蚤則置衣茶藥焙中火逼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矣

事魔食菜法禁甚嚴有犯者家人雖不知情亦流於遠方以財產半給告人餘皆沒官而近時事者益衆云自福建流至溫州遂及二浙時睦州方臘之亂其徒處處相煽而起聞其法斷葷酒不事神佛祖先不會賓客死則裸葬方殮盡飾衣冠其徒使二人坐於尸傍其一問曰來時有冠否則答曰無遂去其冠逐一去之以至於盡乃曰來時何有曰有胞衣則以布囊盛尸焉云事之後致富小人無識不知絕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積財也又始投其黨有甚貧者衆率財以助積微以至於小康矣凡出入經過雖不識黨人皆館穀焉人物用之無間謂爲一家故有無礙被之說以是誘惑其衆其魁謂之魔王爲之佐者謂之魔翁魔母各誘他人且望人出四十九錢於魔翁處燒香魔母則聚所得緡錢以時納於魔王

歲獲不貲云亦誦金剛經取以色見我爲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爲眞佛其說經如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則以無字連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釋俗訛以魔爲麻謂其魁爲麻黃或云易王之名也其初授法設誓甚重然以張角爲祖雖死於湯鑊終不敢言角字傳云何執中守官台州州獲事魔之人勘鞠久不能得或云處州龍泉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有數問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他皆名之至角則不言遂決其獄如不事祖先裸葬之類固已害規俗而又謂人生爲苦若殺之是救其苦也謂之度人度人多者則可以成佛故結集旣衆乘亂而起甘嗜殺人最爲大患尤憎釋氏蓋以戒殺與之爲戾耳但禁令太嚴每有告者株連旣廣又當籍沒全家流放與死等必協力同心以拒官吏州縣憚之率不敢按反致增多予謂薄其刑典除去籍財之令但治其魁首則可以弭矣



天下方俗各有所諱亦有爲而然渭州潘原諱賴云始太祖微時往鳳翔謁節度使王彥才得錢數千遂過原州臥於田間而樹陰覆之不移至今猶存謂之龍潛木至潘原與市人博大勝邑人欺其客也毆而奪之及卽位亡幾欲遷廢此縣故以賴爲恥然未知以欺爲賴其義何見常州諱打爺賊云有子爲伍伯而父犯刑恐他人撻之楚而自施杖焉雖有愛心於禮教則疏矣楚州人諱烏龜頭云郡城象龜形嘗被攻而術者教以擊其首而破也泗州多水患故諱靠山子眞州多回祿故諱火柴頭漣水地褊多荒人以食蘆根爲諱蘇州人喜盜諱言賊世云范文正知杭州乃平江人也警夜者避不敢言賊乃曰看參政鄉人是可笑也而京師僧諱和尚稱曰天師尼諱師姑呼爲和尚南方舉子至都諱蹄子謂其爲爪與獠同音也而秀州之諱佛種以昔有回頭和尚以姦敗良家多爲所染故爾衛率諱乾醫家以顛狂皆陽盛而然疑乾者謂

健也俗謂神氣不足爲九百或以乾爲九數又以成呼之亦重陽之義耳蜀人諱雲以其近雨也劉寬以客罵奴爲畜產恐其被辱而自殺浙人雖父子朋友以畜生爲戲語而對子孫呼父祖名爲傷毀之極在龍泉見村人有刻石而名蠻名娼之類可恥賤者問之云欲人難犯又可怪也

漢史云燕地初太子丹賓客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止然終未改方南北通好每燕集亦用娼妓聞半皆良家以色選差如中國之庸役更代不以爲恥也後復燕山諸將嘗大會各指名以召諸娼莫有至者怪而問之云待之輕薄故不來蓋衆客共要一妓始爲厚也凡娼皆以子爲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繇裙其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多月以栝萸塗面謂之佛妝但如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

故潔白如玉也令使中原婦女盡汗於殊俗漢唐和親之計蓋未爲屈也

諺云麥過不入口靖康元年麥多高於人者既熟大雨所損十八順昌种谷道人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王恬智叟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王丹元素云治風先治脾治痰先治氣皆衛生之要也

小人之相亦多其易驗者有一絕載云欲識爲人賤先須看四般飯遲廁屎疾睡重著衣難無不應者

汝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云釋教令置蟲於絲絮筒骨中久亦飢死有人教放青草葉上經宿沾露則化爲青蟲飛去試之信然皆背坼而化

瘡發於足脛骨傍肉冷難合色紫而痒者北人爲之賺瘡南人呼爲疥瘡其實一也然西北之人千萬之中患者乃無一二婦人下

實血尤孳斯疾南方婦女亦多苦之蓋俗喜飲白酒食魚鯨鯨者  
鹽味而鹽則散血走下魚乃發熱作瘡酒則行藥有毒三物氣味  
皆入於脾腎而足胛之間二脉皆由之故瘡之發必在其所素問

云魚鹽之地海濱傍水民食魚而嗜鹹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

魚發時則熱中之信  
鹽發熱則勝血之微

其民皆黑色疎酒其病皆為癰瘍血熱而弱故  
喜為癰瘍又

本草酒大熱有毒能行百藥服石人不可長以酒下遂引藥入於

四肢滯血化為癰疽今白酒麴中多用草烏頭之藥皆有大毒甚

於諸石釋經謂甘刀刃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於目前者

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

大人以大對小而言耳而世惟子稱父為然若施之於他則衆駭

笑之矣今略舉經史子傳之所云以證其失焉易乾卦九五飛龍

在天大人造也註大人賢人君子論語畏大人註大人即聖人孟

子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註大人謂國君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謂輔臣大人正己而物正謂大丈夫不爲利害動搖者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註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如大人弗爲大人者言不必信義亦類此惟漢高祖云始大人以臣爲亡賴霍去病云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崔君云大人少有英稱晉陳騫云大人大臣唐裴敬彝云大人病痛無徹然皆呼其父而疏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則又名其叔張博云王遇大人益解范滂惟大人割不忍之恩蓋謂其母唐柳宗元謂劉禹錫之母亦曰無辭以白其大人註大人長老稱尊事之也岑彭傳韓歆南陽大人註謂大家豪右高駢傳女巫王奉先謂畢師鐸曰揚州災有大人死秦彥曰非高公耶呼韓邪單于傳大人相難久之後漢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唐蓋蘇文父爲東部大人則夷狄亦有指尊長爲大人也梁元帝金樓子云荆間有人名我此人向父稱我向子恆稱名此其異也又有名子爲大人者此人恆呼子爲大人此尤

異也又且鞮侯單于謂漢天子我丈人行註云丈人尊老之稱也故荆軻傳高漸離家丈人召使前擊筑杜甫贈韋濟詩云丈人試靜聽而柳宗元呼妻父楊詹事丈人母獨孤氏爲丈母故今時惟婿呼婦翁爲然亦不敢名尊老以畏譏笑至呼父爲爺謂母爲媽以兄爲哥舉世皆然問其義則無說而莫知以爲媿風俗移人咻於梁楚豈特是而已哉爹字雖見於南史梁始興王憺云始興王人之爹救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乃音徒我切又與世人所呼之音異也

高宗南幸舟方在道中每泊近岸執政必朝謁行於沮洳則躡芒鞋呂元直時爲宰相顧同列戲曰草屨便將爲赤舄旣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楷聊以當沙堤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拘謂兩暘時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

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澀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  
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弼以蔓菁  
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  
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燈但烟濃汗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  
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清而味甘悞食之令人吐利飲  
酒成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嘗有婦人悞以膏髮粘結  
如椎百治不能解竟薙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卽烏藥村落人  
家以作膏火其烟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柏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  
皆用處婺州亦有潁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歎人相  
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辨也

定州織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  
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綫綴於經緯之上合以  
成文若不相連承空視之如雕鏤之象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

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綾非通梭所織也單州城武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霧著故浣之亦不紕疎鄆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蠶出獨早舊管端午充貢涇州雖小兒皆能撚茸毛爲綾織方勝花一匹重只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鑰石鐵尺之類甚工巧尺一對至五六千番鑷子每枚兩貫邠甯出綿紬鳳翔出鞍瓦其天生曲材者亦直數十緡原州善造鐵御鏡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寶鑲飾以馬價珠多者費直數千緡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十數獻童貫者河間善造篋刀子以水精美玉爲靶銀鏤如絲髮陳起宗爲詹慶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衢州開化山僻人釐魯而製茶籠鐵鎖亦佳蘇州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縠越州尼皆善織爲之寺綾者乃北方隔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中細



不可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滅族之應鄭注敗前楮中藥化爲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燕菁子期年而卒

管中窺豹世人惟知爲王獻之事而其原乃魏武令中語也魏志注建安八年庚申令曰議者或以軍吏雖有功能德行不堪任郡國之選故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治平尙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彪歟

唐初賊朱燦以人爲糧置礪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每覽前史爲之傷歎而自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荆榛千里米斗至數十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斤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汎海到錢唐有持至行

在猶食者老瘦男子瘦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百美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腳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饉疾疫陷墮其死已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不意者眼親見此時烏乎痛哉

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鈎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馱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常袞集有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敕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聚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謬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雪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蛄之誠難酌天造則知唐時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

本朝宗室凡南班環衛官皆以皇伯叔姪加於銜上更不書姓雖

袒免外親亦然熙甯中始有換授外官者則去皇屬而加姓宣和中又并姓除之時以爲非靖康中乃復舊制常袞集載李諫除秘書監詞云昔劉向父子代典文籍今之秘寶豈可避親再從叔正義大夫守光祿卿同正員嗣澤王諲幼嗣藩國夙章忠孝蓋唐世非期親不加皇字雖出閣外任亦不著姓而以堂從載於銜上似爲得也然本朝宗子皆複名而連字宗派服屬見而知之又漢唐以來所勿逮者

趙叔問爲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常掛歇息牌於門首呼爲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巾必皆攬鏡時謂三照相公

泉福二州婦人轎子則用金漆雇婦人以荷福州以爲僧擎至他男子則不肯肩也廣州波斯婦繞耳皆穿穴帶環有二十餘枚者

家家以篋爲門人食檳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多唾血家家盡篋門又婦女凶悍喜鬪訟雖遭刑責而不畏恥寢陋尤甚豈秀美之氣鍾於綠珠而已耶

關右塞上有黃羊無角色類麋鹿人取其皮以爲裘褥又夷人造咂酒以荻管吸於瓶中老杜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云黃羊飮不羶蘆酒多還醉蓋謂此也

蔡京太清樓侍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召臣執中臣俱臣億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仁臣安中臣洵武臣俅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擊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卽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徑南度碧蘆叢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字純朱上棟純綠綠飾無文采東西廡各

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華渚沼次有山殿曰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曰琳霄次曰會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玉洞瓊文之殿傍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潔齊清虛雅素若此則言者不根蓋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童樂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場下宮人珠籠金玉束帶乘扇拂壺巾劍鉞執香毬擁御牀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平無事君臣同樂宜略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九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呼曰妃答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昔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

尊奉意上曰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舉筋屢醜歡笑如家人又遣使持瑪瑙大杯賜酒遂御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亦酌遣賜道由臣堂視臥內嗟其弊惡步至芝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當萬死上曰旣爲姻家置君臣禮當敍親上親酌手持橄欖以賜時屏內御座有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興顧遽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爲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又酌爲妃酌酒上調羹妃剖橙榴折芭蕉分餘甘遣臣婢童餘賜曰主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懷威歎謝上又賜酒命貫酌曰可與貫語貫爲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嗟惜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若此小人猶敢爾昨聶山對請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罷山尹事朕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

故羅織耳。亟索紙卽屏上草詔釋彥純。聶山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遂醉諸孫掖出京之敍。致觀縷如此。不特欲夸耀於世。又將以恐動言者。然不知皆不足恃而榮也。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特以其居尙露土木。賜紫羅萬疋。使治帟幕而京之獻遣亦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究治皆摧貨務錢也。所謂天波溪者。由景龍保籙宮循城西南以達京第。其子條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不羨中萬乘官家渠底串者是也。

自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飢墜壓寒暑力役者。蓋不可勝紀。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連年瘴病。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然地方共幾百里。多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忽大寒。湖水遂冰。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多餓死。富人遣人負載。蹈冰可行。遽又冰折。陷而沒者亦衆。泛舟而往。率遇巨風激水。舟

皆卽冰凍重而覆溺復不能免又是歲八月十八日錢唐觀潮往者特盛岸高二丈許上多積薪人皆乘薪而立忽風駕洪濤出岸激薪崩摧死者又數百人衢州開化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者率數十歲不到居入流寓恃以安處三年春偶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有白馬洞繆羅者殺保正怒其乞取其弟四六者輒衣赭服傳布喧動至遣官兵往捕一方被害七夕日興化軍忽大水城內七尺連及泉州界漂千餘家前此父老所不記蓋九州之內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之人數當爾耶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

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佑材高善知人通兵書學道家能出神一日方觀坐爲妹壻蔡交以杖擊戶神驚不歸自爾遂失心然居喪猶如禮草文正行狀皆不悞失至其得疾之歲卽書曰自此天下大亂遂擲筆於地蓋其心之亂也有子早世存一孫女喪夫亦病



狂嘗閉於室中窗外有大桃樹花適盛開一夕斷樞登木食桃花  
幾盡明旦人見其裸身坐於樹杪以梯下之自是遂愈再嫁洛人  
奉議郎任謂以壽終

建炎後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什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  
是招又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  
地名迎仙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水鹹淡得中子  
魚出其間者味最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卽異頗難多得故通應  
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雖山谷  
之博聞猶以通印紫魚爲披緜黃雀之對也至云鰲魚皆上通三  
印則傳者益誤正可謂一麾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鞞不可斷時平江童謠曰地上白  
毛生老小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頤浩由此

以罪罷按晉志武帝咸康初孝武太元二年十四年地皆生毛近  
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徵斂賦役無寧歲天下勞  
擾百姓疲怨焉時軍卒多虜掠婦女人有四三每每隨軍而行謂  
之老小方韓劉自建康鎮江更戍既而劉移屯池州韓復分軍江  
寧江寧王瓊往湖南岳飛自江外來行在卽至九江郭仲荀赴明  
州老小之行已數十萬人也

白樂天詩云歲盡能推藍尾酒辛盤先勸膠牙錫又云三盃藍尾

酒一櫟膠牙錫而東坡亦云藍尾忽驚新火後

樂天寒食詩云三杯藍尾酒

要及浣花前

成都太守白正月二十出遊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

皆用藍字予嘗見唐小說載

有翁姥共食一餅忽有客至云使秀才婪尾於是二人所啖甚微  
末乃授客其得獨多故用貪婪之字如歲盡屠蘇酒自小飲至大  
老大最後所餘爲多則亦有貪婪之意以錫膠牙俗亦於歲旦嚼  
琥珀錫以驗齒之堅脫故或用較字然二者又施之寒食豈唐世

與今異乎

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爲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者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爲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也多至有四五焉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作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知鴨若止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於無氣也

金人南牧上皇遜位虜將及都城乃與蔡攸一二近侍微服乘花網小舟東下人皆莫知至泗上徒步至市中買魚酬價未諧估人呼爲保義上皇顧攸笑曰這漢毒也歸猶賦詩用就船魚美故事初不以爲戚

自古兵亂郡邑被焚毀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陵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毀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共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假

崇儒未嘗敢犯至金寇遂爲煙塵指其像而詬曰爾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禍自書契以來未之有也

參政孟庾夫人徐氏有奇疾每發於聞見卽舉身戰慄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留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問其家所爲業婢曰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甄徹字見獨本中山人後居宛丘大觀中登進士第時林攄爲同知樞密院當唱名讀爲堅音上皇以爲眞音攄辨不遜呼徹問之則從帝所呼攄遂以不識字坐黜後見甄氏舊譜乃徹之祖屯田外郎復所記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於陳爲楚惠王所滅至烈王時有陳通奔周王以爲忠將美其族以舜居陶甄之職命爲甄氏

皆通之後而居中山者於邯爲近按許慎說文甄甸也從瓦聖音  
居延反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且有五色氣令人入  
井探得傳國璽堅以甄與己名相協以爲受命之符則三國以前  
未有音爲之人切者矣孫權卽位尊爲武烈皇帝江左諸儒爲吳  
諱故以甸甄之甄因其音之相近者轉而音真說文顛蹟滇闢以  
真爲聲烟咽以甄爲聲馴紉以川爲聲洗旣駢以先爲聲此皆先  
真韻中互以爲聲也況吳人亦以甄爲旃則與真愈近矣其後秦  
爲世祖苻堅隋爲高祖楊堅皆因吳音暫避其諱然秦有冀土止  
一十五年隋帝天下才三十七載避諱不久尋則還復旣殊漢慶  
爲賀又異唐丙爲景字且不易惡能遽改故世處真定者猶守舊  
姓奈何世俗罕識本音縱不以真見呼又乃反爲堅字虛後從俗  
致汨本真是用原正厥音參考世系敘爲家譜云予按千姓編通  
作二音而張孟押韻真與甄皆之人切云舜陶甄河濱因以爲氏

又稽延切而稽延之音訓察與免而不言陶興氏也堅自音經天切與甄之音異矣嘉祐中王陶作徹之曾祖說馬濟墓銘云甄以舜陶氏出於陳避吳符隋時有爲甄南北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臨安府城中有七寶山車駕駐蹕時御史中丞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監察御史魏玘明宸周綱皆居其上人遂呼爲五臺山

車駕駐蹕臨安以府廨爲行宮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卽錢氏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卽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二百四十千疋總木價六萬五千餘貫則壯麗可見言者屢及而不能止

紹興之後巨盜多命官招安率以宣贊舍人寵之時以此官爲恥然清流者寄祿官下皆有兼字至賊輩則無又加遙郡者盡以忠者處之其徒亦稍有辭者甚非曠蕩欲安反側之意也

古所謂媵妾者今世俗西北名曰祇候人或云左右人以其親近爲言已極鄙俚而浙人呼爲貼身或曰橫牀江南又爲橫門尤爲可笑

江南人謂社日有霜必雨丙辰春社繁霜覆瓦次日果大雨

朱希亮潁川人爲鄧州教官有喬世賢者恃才輕忽偶與朱相植遽問之曰君名希亮謂希何亮朱報云何世無賢今未問君名姓將何出喬愕不能答蓋古惟有橋姓而省木莫知其由至唐始有葬及知之或云匈奴貴姓也

予家故書有呂縉卿夏叔文集載淮陰節婦傳云婦年少美色事

姑甚謹夫爲商與里人共財出販深相親好至通家往來其里人

悅婦之美因同江行會榜無人卽排其夫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

此當爲證旣溺里人大呼求救得其屍已死卽號慟爲之制服如

兄弟厚爲棺斂送終之禮甚備錄其行橐一毫不私至所販貨得

利亦均分著籍既歸盡舉以付其母爲擇地卜葬日至其家奉其母如己親若是者累年婦以姑老亦不忍去皆感里人之恩人亦喜其義也姑以婦尙少里人未娶視之猶子故以婦嫁之夫婦尤歡睦後有兒女數人一日大雨里人者獨坐簷下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其故不肯告愈疑之叩之不已里人以婦相歡又有數子待己必厚故以誠語之曰吾以愛汝之故害汝前夫其死時指水泡爲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爲此其所以笑也婦亦笑而已後伺里人之出卽訴於官鞠實其罪而行法焉婦慟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而死此書呂氏旣無而予家者亦散於兵火姓氏皆不能記姑述其大略而已

曆日中治水龍數乃自元日之後逢辰爲支卽是得寅卯在六日爲豐年之兆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



之召至京師館於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小殿已而上  
皇駕至徧詣諸殿燒香末乃至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  
孫見之卽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  
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  
其識

吳升正仲著漫堂集載顧況老子作詩云老人哭愛子淚下皆  
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每誦詩哭之哀甚未幾復生子非  
熊能道前世事云在冥中聞其父哭并詩不勝其哀懇於冥官復  
爲況子非熊仕至起居舍人宋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  
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於其母且  
復爲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復得子其事頗與非熊類可謂異  
矣晉叔賢厚是宜有子者予亦識晉叔宋城人丁巳歲爲浙西提  
舉市舶其室王氏亦淮陽人景融之女同老之孫也

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諡也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否如趙歧謂孟軻字則未聞而李翰註蒙求引史記云字子輿今觀史記則未嘗有劉孝標亦云子輿困臧倉之訴五臣註爲孟軻字也

沈存中筆談載雷火鎔寶劍而鞘不焚與王冰註素問謂龍火得水而熾投火而滅皆非世情可料予守南雄州紹興丙辰八月二十四日視事是日大雷破樹者數處而福慈寺普賢像亦裂其所乘獅子凡金所飾與像面皆消釋其餘采色如故與沈所書益相符也

淵聖皇帝以星變責躬詔云常膳百品十減其七放減宮女凡六千餘人則道君朝蓋以萬計矣見吳弁承旨摛文集

廣南俚俗多撰字畫以孛爲恩奎爲穩衺爲短如此甚衆又呼舅爲官姑爲家竹舉爲逍遙子女婿作駙馬皆中州所不敢言而歲除爆竹軍民環聚大呼萬歲尤可駭者

吳升正仲云渠爲從官與數同列往見蔡京坐於後閣京諭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竊怪之已而報香滿蔡使捲簾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靄若雲霧濛濛滿坐幾不相睹而無烟火之烈旣歸衣冠芬馥數日不歇計非數十兩不能如是之濃也其奢侈大抵如此

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腓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信州弋陽海棠滿山村人至并花伐以爲薪廣南以根啖豬處州

龍泉以筍亦然溫州四時有開各是一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  
結子而穰不甚實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一枝嚴州  
通判廳下有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宣和間欲  
移取屢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能名者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稼曾云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時  
華山崩京師木稼爲中的人多不見木稼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  
開元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冰凝寒凍冽數日不解寧王  
見而嘆曰詩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

窟礪子亦云魁礪子作偶人以戲嬉歌舞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  
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之見舊唐音律志今字  
作傀礪子又笛漢武帝工丘仲所造云其元出於羌中箏箏本名  
悲箏出於胡中其聲悲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琵琶四絃  
漢樂也初秦長城之役有絃鼗而鼓之者及漢武帝嫁宗女於烏

孫乃藏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琶引而近之曰琵琶言其便於事也

張易之行成之族孫則天臨朝太平公主引其弟昌宗入侍昌宗薦易之器用過臣卽令召見俱承辟陽之寵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則前聖格言也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尙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臣愚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唐之舊書詳載斯語父子兄弟君臣薦進獻納如此亦可謂之穢史矣

易正義釋采頤云是動義如手之捉物謂之采也今世俗以手引小兒學行謂之多莫知其義以此觀之乃用手捉則當爲采也

續博物志

林登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後漢顯宗紀註以糖作狻猊形號猊糖

陸機賦掌漏官曰壺郎 何平叔謂屋角梁曰陽馬

後魏元兆能行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妖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黃花寺壁畫鬼崇

物類相感志嶺南多楓遇雷雨則瘦長三五尺如人狀謂之楓人玉火唐東夷所貢色赤長如寸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中不復挾纒

宣室志

明皇狩近郊射中大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漢武帝時有生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識其年月果於左角上得一小牌

寶參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位乎數日果拜相

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圃建白瑤宮以某業於詞召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念

章舉生一月胡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

太和中周生有道術方中秋月色澄瑩有數客來周曰我能挈月置之懷袖因取數百筋繩而架之曰我將此梯取月乃閉戶久之客步庭中伺之忽天地曠黑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手舉其衣出月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食頃如初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二素衣婦人閒冶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

有人見羣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曰檀越可聽吾徒之梵音於是合聲而噪乃羣蛙也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之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已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其在已酉乎後平蔡果以是日入城

博物志

谷神子

緱氏仙鶴觀道士皆精專法籙每年九月三日有一道士得仙至其夜皆不扁戶以求上升張竭忠爲縣令勇者覘之見一黑虎入觀銜出一道士而去至明並無得仙者竭忠大獵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或冠帔人髮骨甚多皆每年得仙道士也

獨異志

李元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貴約錢三萬雜珠玉寶貝雄黃朱砂煎汁爲一過三煎卽棄其滓



明皇問富人王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請以一縑繫南山一樹南山樹盡臣縑未窮

賀知章乘醉賦詩問左右紙多少紙盡思窮

括異志

張師正博太常博士

樂史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帝召命俄見宮闕壯麗帝曰而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生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旁拱立者曰此南岳赤腳李仙人也嘗酣於酒明年果生仁宗

天聖明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卽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卽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王女孫爲后

費孝成成都人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爲之軌革後有卦影所畫皆衣冠祿位亦唐官次豈非唐之精象數者爲之歟

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燁卒長子庫部又卒乃鬻其第爲茅處

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帽從數鬼叱茅曰我第爾  
敢據速出無賈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茅叱曰爾昔爲人今爲  
鬼矣尙恃貴氣敢爾耶若我擅居爾第宜迫我出爾子不肖不能  
保有先人舊廬售貨於我尙敢逐我耶言訖返叱令速出鬼遂遁  
去

祖異志

待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  
袒髻鬟紛亂肘後微有紅蠶查命水工以篙扶於水中勿令傷婦  
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戀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見  
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族人性也

異物志

鸚鵡螺狀似覆盆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離殼出  
食飽則還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爲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

鳥形故因其象鳥爲作兩目兩翼也

橘白赤花實皮馨香有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

大秦國以琉璃爲牆

臨海異物志

狼獾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齧金知其好與惡

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腳如人足

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中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口目可炙食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於草中稍相依便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魚遷水底蜥蜴還草中

長安志

結麟樓七賢紀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麟黃文與月同居鬱華

日精結麟月精又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麟善相保梁丘子註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鄰奔月之仙六典作結麟未知從何字

驪山在縣東南二里驪戎來居此山按土地記曰卽藍田山也天寶元年更驪山曰會昌山七載又改曰昭應山

### 南越志

沈懷遠

南越之地斗牛之分揚州之末土也南有大山是爲秦望又有石匱峻起壁立內有金簡玉字夏禹得之以知百川之理也

秦二世五星會於南斗牛南海尉任囂知其偏霸之氣遂有志焉病且死召真定人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今呼爲尉佗漢高帝遣陸賈立爲南越王

### 北里志

孫棨

唐翰林學士

平康里三曲妓中錚錚者多在南曲循牆一曲卑屑妓所居二曲

中各有三數廳事擅花卉怪石盆池妓多假母俗呼爆炭應以難息之故故妓衰退者爲之諸女自幼丐育亦有良家子悞墮其中無以自脫諸母亦無夫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主之多有游惰者爲諸娼象養號爲廟客保唐寺有講席多以月之八日諸妓相率聽焉皆納假母一緡然後能出或措大約同游則下婢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三八日士子極多有一嫗號汴州婆育數妓每召飲率以三環繼燭則倍之天水仙哥字降真能歌與鄭舉舉爲席糾寬猛得所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醺飲乾符中狀元孫僊頗惑之與同年數人多在其舍與內妓之頭角者爲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環見燭則倍新郎君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有疾不來令同年李師師爲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師師手舞如風令不疑任爾風流兼蘊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翰林志

李肇

登翰苑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

翰林舊規云陸扈撰光院例榜於院堂云貴調金鼎解視草之煩  
勞出擁碧幢釋暖毫之羈束固人臣之極致亦翰苑之榮華至於  
察風俗於一方掌貨泉於三使其爲盛也抑又次焉各請出錢用  
光玉署

學士初入院賜馬一疋謂之長借馬大盈庫供帷褥瓊林庫供梳  
鏡

翰林盛事云王勃所至請託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筆耕

續翰林志

蘇易簡

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  
渺瀛州之象也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風傳禁  
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新學士入院上事宣徽告報敕設儀  
鸞宿陳帘幕大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悉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

人餘不得預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顏色逍遙卒歲非神仙而何

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太宗以名稱混雜改爲三班奉職

### 廣志

木實曰檳榔樹無枝略如柱其顛生穗而秀生棘針重疊其下彼方珍之以爲口實亦出交趾

瓜之所出以遼東鹽江燉煌之種爲美有魚瓜狸頭瓜蜜筍瓜女臂瓜羊骸瓜大如斛出涼州舊陽城御瓜有青登瓜大如三斗魁有桂枝花長二尺餘蜀地溫食瓜至冬熟

日及木槿也 蘅蕪香草魏武帝以藏衣巾 蕙草綠葉紫花魏武以爲香燒之 安息雀舉頗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

瓮

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玉玄玉水蒼玉皆佩用

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夷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皆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形至圓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方外志

王江魏之考城人嘗舉周易學究不遂慨然有超世之志醉則臥衢路或值雪則邏者戲以雪埋之其氣蒸然消釋盡去或值其宴坐從旁竊聽之潺潺然若流水之聲此蓋仙經所謂飛精入腦晝夜之間水聲潺湲不絕者是謂金丹第二轉之應也

張明者永靜農家子也有道人者呼去入牢山授以修煉內丹之法明後館於劉毅一日塞其兩楹間使毅立階阼上明袒臂中立頓撼支體俯而噉者數四忽仰而大呼噴吐一赤丸其大如橘霞



彩四發時毅家人婦女皆竊窺之光芒射出隙間皆驚明卻立須臾復吸而吞之出謂毅曰此吾十五年之所養也翌日不告而去莫知所之

華陽國志

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太守王濬以爲非禮皆使燒除取其松柏爲舟唯不毀禹王及漢武祠

李勢時涪陵樂民婦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又民馬氏婦姪身自脇下生其母無恙兒亦長育

周羣專心候天文家富多奴乃於庭中起一小樓令奴更上視氣見一氣卽白羣自上觀故所言多中

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號曰筍里

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

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爲土惠王怒羣臣賀曰天奉我矣王將得蜀土地喜

西域志

波羅奈斯國佛轉法輪處在此國也

摩訶賴國有阿耨達山王舍城在山東南竹園精舍在城西有佛六年苦行處

摩竭陀國正月十五日僧俗雲集觀佛舍利放光雨花

雞林志

龜山有佛龕林木盛邃傳云羅漢三藏行化至此滌齒楊枝插地或木淨水所着今爲清泉國人以佛法始興之地最所崇奉

高麗僧住寺修行者或犯戒律配白黑二山輕亦斥遺籍其子孫仍髡受差役

僧娶婦者不得居寺

高麗善染采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

高麗人多織席有龍鬚席藤席今舶人販至者皆席草織之狹而密緊上亦有小團花

高麗黃漆生島上六月刺取瀋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今浙人號新羅漆

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息有陳道人曾入其國爲商云今以官奴求息俾之日納磨絲兒好者倍其收若得子則亦爲奴婢  
高麗僧依摩禍者爲禪師法師衲甚精好

### 九域志

梁孝王自汴州築蓼隄至洛陽三百里 穀城神農嘗五穀於此

名穀城 枌榆社漢高祖鄉社名 飛山越王時自海飛來 召

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龍泉在延州牧龍川多產駿馬

華山神祠能興雲致雨 直市在耀州物無二價故以直市爲

名唐李德裕築琉璃城於漢源 小隴山一名隴坻其陂九迴  
上者七日乃至南充碧落觀唐神龍中見黃雲赤霧蔚然翳前後  
三日但聞斤斧之聲既霧散雲斂有宮化出 木母冢在光州乃  
木蘭母也 鼓角山在蘄州每天欲雨卽先鼓角鳴 錢塘在餘  
杭初爲潮水所損州人華信自以私錢作塘捍海因名錢塘 奔  
牛堰在常州故老相傳古有金牛奔此故以名之

鐘山晉永嘉元年因水有大鐘泛上墜水中驗名是茶時樂器因  
以命名

玉女墩在宜春每天將雨卽有五色雲氣湧出石間居人謂之玉  
女披衣 五孝子城昔有五孝子共居此城城在大名府

陳留志

陳留有陵樹鄉北有澤澤有天子苑圃有秦樂廡漢諸帝以馴養  
猛獸

陳留有萬人聚王邑破翟義積屍處

名山志

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爲稱瀑布飛瀉丹翠交曜破石溪南二百里又有石帆修廣與破石等度質色甚同傳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爲石帆故名彼爲石帆此名破石

說郭卷第六終

說郛卷第七

諸傳摘玄

神仙傳

陶隱居遇神仙桓聞曰君之陰功著矣然所修本草用蝨蟲水蛭  
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以此一紀後方得解形而去

王次仲變篆爲隸始皇召之不至將殺之次仲化爲大鳥振翼而  
起使者拜曰無以復命恐見誅乃以三大翻墮與使者始皇因名  
其山曰落翻山

劉政有道術能以一人作千人千人作萬人又能噓水與雲聚壤  
成山刺地成淵

續仙傳

唐司馬承禎善篆別爲一體名金翦書隱居天台王霄峯號曰白

雲子睿宗召見既歸朝士遂以詩編爲白雲記

夏侯隱每登山渡水閉目美睡同行聞其鼾聲而行不蹉跌人謂之睡仙

異人丁約隱於卒伍韋子威師事之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得道尙間兩塵問其故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 列仙傳

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

鈎弋夫人右手捲武帝發其手得玉鈎後害之殯尸不冷而香氣不絕者一月生子是爲昭帝帝卽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云

### 仙傳拾遺

木公與玉女更投壺焉一投千二百梟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嚙

呼監  
反而笑 噓音閉口 梟而脫誤不接者天爲之笑

楊什伍廣漢什邡人有考治之法玄宗令尋太真妃於東海蓬萊



頂見之太真妃曰我太上侍女隸上元宮聖上太陽朱宮真人後  
一紀復合上皇因賜什伍名適幽

王氏神仙傳

杜光庭

王喬有三人有王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有食肉芝王喬皆神仙  
同姓名益州北平山上有白蝦蟆謂之肉芝非仙才靈骨莫能致  
也王喬食之得道今武陽有靈仙祠

高士傳

皇甫謐

嚴遵字君平賣卜成都市蜀有富民羅沖與之善問何以不仕遵  
曰無以自發沖爲具車馬衣糧遵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  
子奈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財萬金子無儻石乃云有餘謬  
矣遵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尙暝皆興晝夜汲汲未  
嘗有足今我以卜爲業不下牀而錢自至錢餘尙有數百塵埃厚  
寸不知所用此非有餘而子不足乎沖大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

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亦不仕

高道傳

賈善翔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各就枕忽開小兒誦經聲泠泠如金玉天師窺之額上有小目如錢光照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

明皇問葉法善張果何人法善曰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果嘗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外卽疊之其厚如紙置巾箱中以水噴之復成驢矣

高僧傳

高僧嵬戒行嚴潔常有一女子寄宿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勸勉其意嵬執志堅礪一心無擾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乃凌雲而逝顧曰海水可生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心堅貞

孝子傳

原平墓下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農月耕者袒裸原平不欲使慢其墳墓乃歸寶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義熙中華寶父從軍時寶八歲其父語寶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寶年六十不冠妻舉言流涕展勤少失父與母居時多蚊勤臥母牀下以身當之

名臣傳

寇準貶雷州司戶道出公安翦竹插神祠前曰準心若負朝廷此竹必不生不然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

元昊叛狄青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人呼爲狄大使上觀其儀表曰朕之關張也於是有狄萬之稱以一足以敵萬也

烈士傳

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背裂血出濺猛獸終不敢動  
荆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益都耆舊傳

楊甲爲成都文學掾少治易曉占候忽有風起太守問甲甲曰方有薦木實者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

長沙耆舊傳

南陽太守張忠曰吾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太尉壽少過相師相師曰凡鼻爲氣戶君鼻大貴之象

陳留耆舊傳

圉人魏尙高帝時爲太史有罪繫詔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尙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卽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汝南先賢傳

鄭居居於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廁以蒹葭爲席常隨於杞柳之陰

周變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有先人草廬在於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食則不食也

廣州先賢傳

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菜粟不食

陳留風俗傳

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酒躍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諡曰昭靈夫人

浚儀有師曠倉頡城城上有列仙吹臺

扶南傳

南海郡多荔枝樹荔枝爲名以其結實時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剗取其枝故以爲名

杜蘭香別傳

杜蘭香自稱南陽人以建興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車在門外婢通言阿母所生遣授配君君不可不敬從傳先改名碩碩呼女前視可十七八說事邈然久遠有婢子二人大者萱支小者松支鈿車青牛上飲食皆備作詩曰阿母處靈岳時遊雲霄際衆女侍羽儀不出墉宮外飄輪送我來且復恥塵穢從我與福俱嫌我與禍會至其年八月旦來復作詩曰逍遙雲霧間呼嗟發九疑流女不稽路弱水何不之出薯蕷子三枚大如雞子云食此令君不畏風波辟寒溫碩食二留一不肯令碩盡食言本爲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其小乖太歲東方卯當還求君

蘭香降張碩碩問禱祀何如香曰消摩自可愈疾淫祀無益蘭香

以藥爲消摩

漢武內傳

武帝忽見青衣女子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西王母紫蘭室女傳命往來至日帝盛服立階下夜聞雲中有簫鼓聲王母乘紫雲車駕五色班龍別有天仙身長一丈王母上殿自設精饌以盤盛桃七枚帝食之甘美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實王母命侍女王子登彈丸瓊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笛許飛瓊鼓靈虛之簧安法嬰歌六靈之曲帝叩頭曰徹受質不才沈淪流俗政事多缺兆民不和仰慕靈仙幸瞻上聖是臣宿命合得度世母曰汝恣欲淫亂殺伐奢侈欲解脫三尸全身永久難可得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一年易氣三年盈血三年盈脈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

爲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

王母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劉徹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五藏不淳肉多精少三屍攪亂恐非仙才客主對坐愜悒不樂夫人可慙來須臾侍女返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擾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千年先被太上帝君敕詣玄洲校定天元正是暫住如是當還時頃夫人至從官文武千餘人皆女子夫人可二十餘服赤霞之袍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靈夜光之冠帶六山火玉之珮垂鳳文琳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

上元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數招方士登山祠神亦爲勤矣然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於榮衛之中五藏之內若從今捨爾五性反諸柔善常爲陰德救濟死厄不泄精液齋戒勤儉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翼爾



今阿母遷大道之重下降螭蛄之窟屈霄虛之靈詣孤鳥之俎子厲之哉上元夫人曰阿母發紫臺之文賜八會之書五岳真形雖睹妙理而無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太陰六丁玉女之籙太陽六戊之書左乙東象之文右庚攝殺之律壬癸六道隱地八術丙丁入火九赤班符六辛月華之法六已化形之方八稟十決長生紫書內眎中方凡十二事何以總攝萬精驅策百鬼帝曰願賜指授夫人曰扶廣山青真小童有此金書祕字相吉篇目幸加搜訪帝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吾既賜徹真形夫人告以十二事當爲成之夫人曰阿環初學道於廣都之丘倒景君無常先生授十二事二君曰初學道者聽四十年一傳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阿環受書以來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以授男也青童小童所受者同文青真男官也即命侍女往扶廣山敕青真出六甲十二事來以授劉徹須臾侍女還捧八色

玉笈鳳文之蘊云弟子阿昌受教金書祕字十二事輒封一通阿昌近在帝所見上言劉徹者甚象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異域淫酷自恣必不度世詎宜以術傳於行尸乎真尊見敕不敢違耳王母歎曰此子誠多僭夫好道者精誠齋戒克己反善存真守一行此一月除遇一年上元夫人離席起立手執八色笈示帝母曰若汝反惡修善後三年十月再來告汝要道也

南窗下有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我鄰家小兒性滑稽曾三來偷桃此子昔爲太上仙官令到方丈山但務遊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螭陸行山崩海竭太山謫斥使在人間近金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陳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也

上元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玄之曲於是酒酣宴畢與王母同乘而去

帝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無如淫色之性殺伐不休受書六年意言自易以爲神真見降必獲度世興起臺館勞弊百姓每事不從王母之深言上元之妙戒二真遂不復來太初二年柏梁臺災真形圖六甲五帝靈飛十二年靈光生經並燒失不存帝旣焚書自知道喪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帝愈懊恨

楊妃外傳

天寶四載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爲貴妃半后服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註按逸史云天寶初中秋羅公遠曰陛下能從臣月中遊乎取拄杖擲空爲大橋色如白金上行至月宮女仙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廣廷上問何曲曰霓裳羽衣也

是夕授金釵鈿合卻暑犀如意辟塵香雲母起花屏風舞鳳交煙香爐潤玉合歡條脫紫瓊杯玉竹水紋簾百花文石硯上又特賜紫金雙步搖親與插髻上喜曰朕得楊氏女如得至寶製曲曰得

寶子

明皇舊置五王帳與兄弟同處妃子竊寧王玉笛吹之故張祐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因此件旨放出妃泣謂中使曰妾罪萬死衣服之外皆至恩所賜唯髻與膚生從父母耳引刀剪髻一縷以獻上遽召歸

明皇覽漢武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妃彊取讀之至飛燕身輕爲造水精盤令於宮人掌上歌舞又作七寶避風臺上曰爾則任風吹多少蓋妃子微有肌故也妃子曰霓裳一曲可掩前古

江陵種乳柑橘上種於蓬萊宮結實一百五十顆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持翫曰此果似知人意朕與卿一體所以合歡交趾進龍腦香有蟬蠶之狀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之禁中呼爲瑞龍腦貴妃私發明駝持三枚遺安祿山明駝眼下有毛夜明日行五百

里

華清宮有端正樓卽妃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妃沐浴之室

安祿山晚年益肥自稱重五百五十斤於明皇前旋舞如風上於勤政樓設大金雞障施大榻令祿山坐其下肅宗諫曰今古臣下無與君上同坐上曰渠有異相故禳之耳又嘗夜宴祿山臥化爲一豬而龍首左右遽告上曰豬龍無能爲也終不殺之卒亂中國明皇幸蜀至馬嵬軍士殺楊國忠上使力士賜妃死妃泣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遂縊於佛堂梨樹下纔絕而南方進荔枝到上長號使祭之妃時年三十八帝謂張野狐曰此去劍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

術士李遐周先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悉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

翰之敗潼關也山下鬼馬鬼也妃小字玉環及死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好服黃裙天寶末謠云假髻拋河裏黃裙逐水流至此應焉

至德二皇上皇自成都還密令中官移妃潛葬他所初瘞以紫褥裹之及是肌膚消釋胸前猶有錦香囊在

上居南內夜登勤政樓烟月滿目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聞里中隱隱如歌聲顧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明日力士潛召問之果梨園弟子也其夜上皇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涼州流傳者益加焉

上皇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多非舊人至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四顧淒涼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

方士楊幽通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命致貴妃神出天界沒地

府求之不見東絕大海跨蓬壺有洞戶署其門曰玉妃太真院碧  
衣侍女詰其所從來方士稱天子使者延入妃出冠金蓮帔紫綃  
曳鳳鳥問帝安否取金釵鈿合析其半曰尋舊好也方士請當時  
一事不聞於他人者爲驗不然恐負新垣平之詐妃曰驪山宮七  
夕上感牛女事密相誓曰願世世爲夫婦此特君王所知耳因自  
悲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隨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  
再相見上皇亦不久人間幸自愛無自苦耳上皇移入大內日悼  
妃子張后進櫻桃蔗漿並不食常玩一紫玉笛吹數聲有雙鶴下  
於庭徘徊而去上皇曰吾奉上帝命爲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  
會妃子耳笛可送與大收大收代宗小字也卽令具湯沐我就枕  
慎勿驚我俄聞鼻中有聲已崩矣

鄴侯家傳

李泌幼警敏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國忠訴

於帝帝曰賦柳譏卿則賦桃者爲譏朕可乎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有父老曰太孫乃儋耳龍何畏貶乎

肅宗在靈武鑄印徵兵其文曰六合大同

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城後但枕天子膝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泌少時身極輕能於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之鑠子骨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以爲祥瑞德宗初議改元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取一字乃改號貞元

唐京師街衢乘大馬者行路之人皆識其名位乃給舍承郎大卿監以上否則貴臣及各鎮子弟郎官皆乘蜀馬遺捕或騎驢

泌謂盧杞姦邪德宗稱其小心泌曰小心乃姦臣之態



泌未相時宿內院人竊其鞋送德宗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爲弼諧事且諧矣

韓詩外傳

韓嬰

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是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是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以德調君時輔之者次忠也管仲之於桓公是也以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子胥之於夫差是也偷合苟容持祿養交國賊也曹觸龍之於紂是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公仰而視天管仲曰所謂天非蒼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爲天

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曰患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牆薰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取利入則託君以爲名此社鼠之患也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狗甚猛人持器欲往者狗輒囓之是以酒酸不售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皆迎而囓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非婦無禮乃汝無禮也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獨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無禮非婦無禮也孟子自責不敢去婦

楚有善相人者莊王召問焉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弟篤謹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成信好善事日益官日進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國日安主日尊所謂吉主者也王曰善

孔子遊景山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期願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進救兩國之患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壯士列陣塵埃張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子曰辨士哉顏淵曰願相小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動作中道從容德禮言仁義者富言戰鬪

者死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嘆曰二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雪赤羽如朱擊鐘鼓者聞於天下槩於地使由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子曰辨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筭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子曰回有鄙之心顏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汝何使願一得之官爲子宰焉

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爲上者不忘其下誠愛而利之四海之內闔若一家不愛而利子或殺父而況天下乎

出則爲宗族患入則爲天下憂小人之行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異問於夫子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污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污辱難湔洒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冀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常尊稱爲君子矣

軒渠錄一卷

宋呂居仁

東萊先生

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退從者而入有僧憑門問熟睡東坡戲云髡闍上困有客卽答曰何不對釘頂上釘聲去

強淵明字隱李除帥長安辭蔡太師蔡云公今喫冷茶去也強不曉而不敢發問親識間有熟知長安風物者因此語訪之乃笑曰長安妓女步武極小行皆遲緩故有喫冷茶之戲

范直方師厚性極滑稽嘗赴平江會太守鄭滋德象問營妓之妍醜於師厚師厚以王蕙趙芷對德象云趙芷非不佳但面上體骨高耳師厚云南方婦人豈有無體骨者便錢大王皇后也少他那兩塊不得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處曰米老菴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菴獨存元章作詩云雲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戲之者每各添兩字云神護李衛公塔颯天留米老菴簔元章母乃入內祇應老娘元章以母故命官

司馬溫公在洛陽閒居時上元節夫人欲出看燈公曰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邪

紹興十七年五月初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皆碎學官申朝廷修不可言雹稱爲硬雨

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搽粉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米元章喜潔金陵人段拂字去塵登第元章見其小錄喜曰觀此名字必潔人也亟遣議親以女妻之

族媻陳氏頃寓嚴州諸子宦遊未歸偶族姪大琮過嚴州陳媻令代作書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兒要劣嫻子又閱閱霍霍地且買一柄小剪子來要剪腳上骨苗兒兒肥膩兒也大琮遲疑不能下筆媻笑云原來這厮兒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昔時京師有營婦其夫出戍嘗以數十錢託一教學秀才寫書寄夫云窟賴兒娘傳語窟賴兒爺窟賴兒自爺去後直是忔憎兒每日根入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囊不要喫溫吞入蠖託底物事秀才沈思

久之卻以錢還之云你且別處請人寫去與此正相似也窟賴兒乃子之小名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有令從者以書筒盛門狀徧散於人家貢父知之乃呼住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炙因取書筒視之凡與貢父有一面之舊者盡易以貢父門狀其人旣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貢父投刺而主人之刺遂不得達

王齊叟字彥齡懷州人高才不羈爲太原掾官嘗作青玉案望江南小詞以嘲帥與監司監司聞之大怒責之彥齡斂衽向前應聲答曰居下位常恐被人讒只是曾填青玉案何曾敢作望江南請問馬都監時馬都監者適與彥齡並坐馬皇恐亟自辨數旣退詰彥齡曰某實不知子乃以某爲證何也彥齡笑曰且借公趁韻幸勿多怪

紹興辛巳冬女真犯順米忠信夜於淮南劫寨得一箱篋乃是燕



山來者有所附書十餘封多是虜中妻寄軍中之夫建康教授唐仲友於樞密行府僚屬方圖仲處親見一紙別無他語止詩一篇垂楊傳語山丹你到江南艱難你那裏討箇南婆我這裏嫁箇契丹

莊綽季裕年未甚老而體極癯瘠洪析仲本呼爲細腰宮院子

戎幙閒談

一卷

唐韋絢

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語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賓佐宣吐麀麀不知倦焉乃謂絢曰能題而紀之亦足以資於聞見絢遂操觚錄之號爲戎幕閒談大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巡官韋絢引

贊皇公曰予昔爲太原從事覩公牘中文水縣解牒武士獲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處皆鐫去之其碑高大於華岳碑且非人力拔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

公又曰韓相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楊子江中有龜鼈滿江浮下

而悉無頭此時韓相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

公又曰昨循州杜相說在此日異事頗多命書示僚佐其所言初到蜀年資州有方丈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見者拔之俄頃又出都下諸處有栗樹樹忽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泉水溢出及貓鼠相乳之妖果有蠻寇憑陵絢尋魏書述李勢在蜀欲滅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入草注視之見物如人身有頭目而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語又廣漢馬生角長寸半又馬生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驢無毛飲食數日而死又江源地生草七八尺莖葉皆赤子青如牛角絢昨又見今副使司馬軍將何令宣說蠻欲圍城城外有一人見一龍與水牛鬪俄頃皆滅又說李樹上皆生木瓜而空中不實

公又曰楊雄蜀王本紀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有頽壞時有

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成

公又曰貞元中司勳郎中名迪卽李景侍御之先人也德宗朝以美才頗有恩澤一日朝下歸第馬上昏昏如醉過其門不入馭者曰欲往何處既而君寤覺焉入宅謂其妻曰適者歸路恍惚如在夢中有二黃衫人引至一戶外且欲入中有人曰未來須待玉魚符下也既而如醒焉馬首已過於門矣此非人間也吾其能久乎後入朝朝堂之地無纖芥之物上龍尾道地上見一玉魚子光瑩奪目雕刻奇麗恐他人先得遽以袍袖裹之及歸馬上把玩至家與稚兒弄之殊忘須待玉魚符之事其妻在傍見之頗省其語潛不樂果數日而逝

牧豎閒談

三卷

蜀景

換豎閒談

四卷

知邛州事龔穎建溪人也則真君靖之遠孫真君昇天之後換嘗病耳聾曰恨蜀中無紫粉爲子修藥餌之立差因以尋常紫粉獻

之龔笑曰非是此物言紫粉則蘇枋樹間自然蟲糞也是則渙錯認紫粉五十年矣

元和中成都樂籍薛濤者善篇章足辭辨雖無風諷教化之旨亦有題花咏月之才當時乃營妓之中尤物也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出使西蜀得與薛濤相見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牋於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於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化作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思君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沙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十餘年綾紋紙尙在

近年有皇華奉命來至蜀中偶畜一子母胡孫似有靈性一日晴照人繫於庭樹胡孫方玩其子次忽有鳶飛下搏去其子只於舍

上對其母啄其腦食其髓胡孫遙見號叫淚下三日不食哀鳴不  
已人皆閔之且解其絆胡孫徑於廚中取肉一片戴於頭上往中  
庭坐似有所伺逡巡齋果至搏其肉胡孫兩手捉住便撻擊其翅  
急齧其腦食其髓衆人甚爲快意胡孫復來將上京去

豹隱紀談一卷

宋無姓氏

杜工部詩云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官云衰鬢霜供白愁  
顏酒借紅白太傅云鬢爲愁先老顏因醉後頰陳后山云髮短愁  
催白顏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者

阮郎中贈妓詞云東風捻就腰支纖細繫的粉裙兒不起近來只  
慣掌中看忍教在燭花影裏更闌應是酒紅微褪暗蹙眉兒  
嬌翠夜深着兩小鞋兒靠那箇屏風立地

石次仲詠妓趨庭陳狀云醉紅宿翠髻暉烏雲墜管是夜來不得  
睡那更今朝早起春風滿榻要支階前小立多時恰恨一番風兩

想應溼透鞋兒

吳興之水晶宮不載圖經刺史楊漢公九月十五日夜絕句云江南地暖少南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後來林子中聞滕元發得湖州以詩賀何洵直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因爲故事

吳門風俗多重至節謂曰肥冬瘦年互送節物寓官顏侍郎度有詩云至節家家講物儀迎來送去費心機腳錢 渾閒事元物登時卻再歸

嘉定間平江妓送太守詞曰春色元無主荷東君着意看承等閒分付多少無情風與浪又那更蝶欺蜂妬算燕雀眼前無數縱使簾櫳能愛護到如今已是成遲莫芳草碧遮歸路看看做到難言處怕宣郎輕轉旌旗易歌襦袴月滿西樓絃索靜雲蔽崑城闔府

便恁地一帆輕舉獨倚闌干愁拍碎慘玉容淚眼如紅雨去與住  
兩難訴或云是蒲江盧申之作

嘉熙四年正月吳制使潛貼黃奏臣竊見錢唐建都百有餘年以  
陽陰言之海門巽水早晚兩潮今沙漲潮塞未必非天啓國家以  
轉移之機大有爲之會也況諜者所報多云金賊爲窺湖湘之計  
萬一不幸設有疎虞則去行都邵陽袁撫衢信而已臣以爲平江  
地勢寬闊物產富厚他日可爲臨幸之備蓋南斷長橋阻松江北  
決江湖之水以斷毗陵之路則不患無形勢因吳之饒則不患無  
穀粟團江海亡命則不患無兵而又去江不遠可以係屬人心收  
召豪傑有進之形無退之跡欲乞試入聖抱須作區處當軸者不  
欲無故遷都扼而不行實中吳萬姓之幸也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柝鼓變作謂之蝦  
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外方則謂之攢點云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皇帝駕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信此三語爲萬世之罪人豈宜從祀孔子朝廷合與削去於以正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小合議指揮有旨令國子監日下施行

徐參政清叟微官時贈建寧妓唐玉詩云上國新行巧樣花一枝聊插鬢雲斜嬌羞未肯從郎意故把芳容半面遮吳履齋丞相賀新郎詞云可意人如玉小簾櫳輕勻淡佇道家妝束長恨春歸無尋處全在波明黛綠看冶葉倡條渾俗比似江梅清有韻更臨風對月斜依竹看不足詠不足曲屏半掩春山簇正輕寒夜永花睡半敲殘燭縹緲九霞光裏夢香在衣裳賸馥又只恐銅壺聲促試問送人歸去後對一奩花影垂金粟腸易斷倩誰續

景定三年三月差人化遺骸疏云死於道路可憐幽滯孤魂示以津梁大發慈悲善念葬之野則露手露脚送之歸則無土無家聚



是衆骸付之一火佛能救苦乃做看經道場鬼復爲人別去超生好處唳三月落花人世界一川流水佛慈航

身嘗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畏好還葛文康詩也有人能味其言以養其志必無意外之慮矣

自來巡尉下鄉擾人雖監司郡守亦不能禁止邇來尤甚京口旅邸中有戲效風雅之體作雞鳴詩曰雞鳴刺縣尉下鄉也雞鳴嗜嗜鴨鳴呷呷縣尉下鄉有獻則納雞鳴於埒鴨鳴於池縣尉下鄉靡有子遺雞既鳴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雞鳴三章章四句

天生好句未嘗無對俚俗之語得之爲難粟齋詩話載二對云死人身邊有活鬼強將手下無弱兵一云老手舊胳膊窮嘴餓舌頭今有一對亦可比擬如磨油拌生菜呷醋咬陳薑石湖居士戲用鄉語土俗以二至後九日爲寒煖之候故諺有夏至未來莫道熱

冬至未來莫道寒之語又夏至後一說云一九至二九扇子不離  
手三九二十七喫水如蜜汁四九三十六爭向露頭宿五九四十  
五樹頭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尋被  
單八九七十二單被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擊冬至後云  
一九至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筆策四九三十六  
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  
七九六十三布擦兩臙襪八九七十二貓狗爭陰地九九八十一  
犁耙一齊出范公吳人不用鄉語

夢溪筆談

二十六卷

宋沈

括字存中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  
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  
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然處太宗  
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

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之西頭供奉官

唐制兩省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

予及史館檢討時議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爲底一本爲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卽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於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尙有故宣底二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在上次相及執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劄子樞臣押字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爲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用之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觀此事

諫議班前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謂之帶墜

內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特定潤筆錢數降詔刻石於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驕皆分霑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子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方言如此抑亦舊俗也

唐六典述五行有祿命驛馬澁河今人多不曉澁河之義予在郾延見安南行營諸將閱兵馬籍有稱過范河損失問其何謂范河乃越人謂淖沙爲范河北人謂之活沙予嘗過無定河度活沙人

馬履之百步之外皆動瀕瀕然如人行幕上其下足處雖甚堅若遇其一陷則人馬駝車應時皆沒至有數百人平陷無子遺者或謂此卽流沙也又謂沙隨風流謂之流沙澆字書亦作澆澆蓋反按古文溼深泥也術書有澆河者蓋謂陷運如今之空亡也

世間鍛鐵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中泥封煉之鍛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識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麪中有筋濯盡柔麪則麪筋自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雖百鍊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

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

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

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

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

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

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

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

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

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南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庚辰金之季姑洗之

生夷則也下皆徵也壬申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生戊子

三元終若以陽辰宮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生戊子

火之仲黃鍾之徵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

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巳仲呂之徵生壬子木之仲黃鍾之角

則左行傳於東方木如是左行至於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於癸亥謂蕤賓委林鐘上生太簇之類自子

至於巳爲陽故自黃鐘至於中呂皆下生自午至於亥爲陰故自

林鐘至於應鐘皆上生予於樂論敘之甚詳此不復紀

甲子乙丑金與  
甲午乙未金與

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  
陽呂陽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穎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五郎所居去  
縣三十餘里唯有屋兩間其一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之室之前有  
空地丈餘卽是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餘年矣黎陽尉孫軫  
往訪之見其人頗瀟灑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見訪孫問其不出  
門之因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到  
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  
何足尙哉問其所以爲生者曰恃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  
耕後兄之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攜妻子至此偶有  
鄉人借得此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一藥以供餽粥亦有時  
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尙有餘力又與

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爾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有人惠一書冊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名經何書也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氣韻閒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質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未嘗嬉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臥疲甚與官屬閒話軫遂及此不覺肅然頓忘煩勞

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慎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截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吏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



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  
板印書籍唐人尙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  
板本慶曆中有市之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  
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灰紙之類  
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  
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  
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千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一鐵板一板印  
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  
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  
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  
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  
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黏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  
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爲予羣從所得至今保

藏

佩楚軒客談

元戚輔之字友仁

高疎仙居玉峯山四畔皆幽蘭日采數十花酌明水箋離騷自謂靈均有知當領吾意也

端淳間薦紳四絕場嗣翁琴趙中父某張溫夫書趙子固畫

嗣翁號守齋溫

夫字即之子則號佛堂

木瀆張思聰撫古帖自名鳳鳳翻身

杭社試燈花詩

周弁翁擅場云燈花不結三春夢零落空餘寸草心

周密字公邁

趙碧

瀾由祚字右之琴爲雪夜冰安溪山多竹雞山中人云春食蘭

花橋李天聖寺有唐宣宗墨跡御題羅漢本府庠有父已鬻

潘昉字廷堅紫岩有鶴字紫卿李龍字和父荷澤人家吳興三

匯之交效元白爲歌詩不樂仕進年登耆期自銘墓云孰生予孰

死予予自不知爲文之徒詩之徒今瘞於斯孰知伯道之無兒未

幾死趙文曜爲誌葬之河道兩山間梅樹百株趙德符題其碣曰

宋詩人雪林李君之墓 子固謂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吳琚節  
使蓄雷氏琴號九霄環珮 周弁翁釀白醪字曰秋玉 金應桂  
字一之雅標度能歐書受知賈似道晚居西湖南山中築薜蘿山  
房左弦右琴中設圖史古奇器客至撫摩諦玩清談纒纒不得休  
每肩輿入城府幅巾篋衣望之若神仙然

丙子之變宮娥多北遷有王昭儀下張瓊英題滿江紅於南京夷  
山驛云太液芙蓉渾不似丹青顏色常記得春風雨露玉樓金闕  
名播蘭簪妃后裏暈生蓮臉君王側忽一聲鼙鼓拍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泪痕沾血客館夜驚  
塵土夢宮車曉轉關山月問嫦娥垂顧肯相容同閣缺

浩然齋有古龍涎香自復古睿思東閣瓊英勝古清觀清燕閱古  
以下凡數十品

季宗元云中原人以黃華王庭壽字子龜爲珍祕猶江南珍溫夫也張卍然

明昌中任仲謙字亦淳無江南鋒稜澆薄氣

又云俗以鏡臍懸玉籤但知爲美觀至見銅滑綠處兩強不相下以數千載傳世出土物寶之不足一旦磨蕩壞之有餘

鏤花香印東京有戚順者極其瓊異嗣後羅昇趙彥先葉東張彥

使馬王效之亦工緻續曲洧舊聞酒名玉井秋香薊林秋

露向伯芳黃嬌殿子萼綠春元才甕中雲易清無底金盤

露阮桃花雨孝起銀光胡長雲露范桂子香白孟

氏在蜀時製十樣錦名長安竹天下樂鷓鴣團宜男寶

界地方勝獅團象眼八搭韻鐵梗衰荷謝堂節使

有石刻千卷號爲金石友

故宮中用縷金合硫黃發燭名着合

半金銅虎漢兵制也背刻篆云某處發兵符腹上皆戊癸字

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滿方好出處纔使唐已下字便不古又云

歌曲八字一拍當云樂節非句也今樂不用拍板以鼓爲節當云樂鼓對用猶佳

張仲實爲時官作目云基高一著量減三分能書大字會篆碑文

張模菊存米老與時書自辨非顛也謂之辨顛帖

高續古東墅亭館名 秀堂 疎閣 分繡閣 足堂 雪廬

涼觀 聽雪齋 雪壑 魚莊 曆齋 清香館 綠漪 墨沼

疎寮 遊雅齋 蘭磴 藏書寮 集硯亭 朝霞 藻景亭

巖壑亭 光壁鄉 剡興亭 蓬萊觀 探春塢 霽雪亭

耶溪月 采蘭逕 陽月麓 雪凹 西窪 鰲峯 巖壑雲霞

鴨腳皮日休名曰玉棐

唐宮中以診脈爲對脈

桂苑叢談 一卷

唐馮翊字子休

進士崔渥張祐自稱俠張祐下第後多客淮海嘗嗜酒侮謔時輩

或乘飲興卽自稱俠二子好尙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吟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渥袖中三尺鐵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由是往往播在人口崔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舉一旦張以計上牢盆使出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瓜人或戲之賢郎不宜作此等職張曰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笑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讎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義士余欲報之若濟此舉則平生恩讎畢矣聞公義氣可假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雞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抉囊燭下籌其縑素中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期以卻回及期不至五鼓

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慮以囊首彰露且非己爲客旣不來計將安出遣家人將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耳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誠與爾後豪俠之氣無矣太尉朱崖公兩出鎮於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別於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祇別和尚老僧者熟於祇接至於談話多空教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憐而敬之煮茗旣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竹杖一條聊與師贈別亟令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鬚牙四而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崖所寶之物卽可知也別後不數載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拄杖何在曰至今寶之公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國而漆之矣公嗟嘆者彌日自此不復見其僧矣太尉多蓄古遠之物云此杖是大宛國人所遺唯此一莖而方者也昔者友人嘗語愚云往歲江行阻風前去未得沿路野步望山嶺而去忽有蘭若甚多僧院覩

客來皆扁門不納獨有一院大敞其戶一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見客殊不介意友生竊自思書空有換鵝之能翹足類坦牀之事此必奇僧也直入造之僧雖強起全不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天空翹足睡路險側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許事適者畫房門匙樣客不辭而出嗚呼彌天四海之談澄汰簸揚之對故附於此

葦航紀談

五卷

錢塘西湖三賢兩處而皆有東坡先生其一在孤山竹閣乃香山居士白樂天和靖先生林君復東坡先生蘇子瞻三賢像中興建都孤山爲延祥觀而閣與像俱廢乾道五年郡守周淙建於水仙王廟之東廡親染其額蓋取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後慶元間守臣趙從善於廟前湖隄下浚井以亭覆之名曰薦菊亦取坡詩一盞寒泉薦秋菊之意運諸所有三君石刻並附於堂中繼寶慶間



袁彥淳尹天府請於朝依會稽金陵舊制遂卽蘇隄中新亭增築  
圍地廣建堂室移水仙王廟三賢像於中前後布設亭軒以其石  
刻並分置於下大丞相魯國公書額爲西湖之壯觀其一在龍井  
壽聖院方圓庵東卽趙清獻公間堂而爲三賢堂乃清獻公閱道  
蘇東坡辯才法師若納像而寺在龍井之西北數里羣山中寺門  
有歸隱橋下有滌心沼遊人多不到彼是以少有語及者

戶部尙書沈公誥爲人寬厚嘗在刑曹有一兵卒患背疽乞告假  
公然之親爲合藥時旱蝗當致齋圓壇祭酺神猶叮嚀治藥內用  
酒公恐其貨酒不治藥又親爲治之使人持付服之愈其藥用瓜  
萸一箇乳香沒藥各五錢甘草三錢用醇酒九盞煎取三盞臨服  
之時嚼沒藥一塊飲此酒極妙又在朝中所僦傳舍被鄰人子盜  
廳書司物詰之已付於有司公聞之適尙書趙公師宰尹天府公  
語趙公之子料院曰此人亦小仕宦子弟貧而至此望語師佐少

寬斯人惟薄責之其鄰家子訟歸公又以錢米安其家後致政歸  
茗溪每值歉歲公卽發己家租米市中出糶止依元直公自當斛  
斗每倍量與人或以錢密置米中鄉人不識公但云著青布衫道  
人量得米好其實乃沈公也

孔天瑞西資詩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不知和  
靖意偶到爲復愛其句取以詠梅也然唐人詩或林君復詩可否  
未必而句中有黃昏二字議詩者謂日斜爲黃昏非也此二字蓋  
亦兩字耳若謂日斜而詩不曰日黃昏而曰月黃昏蓋有源矣予  
嘗宿於月湖外家其家有堂植梅竹因曰雙清予至每宿於此而  
花盛開其香發於四鼓後起視日已西下而月色此當午時而黃  
更昏正此時已五鼓矣非獨此花言應有香之花皆然薺荀古有  
賦惱人惟是夜深梔子香濃非云夜淺而云夜深亦此意也蓋謂  
晝午後陰氣用事而花斂豔藏香夜午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蕊散

香耳以此知黃昏乃夜深也

天佛有六通神仙有五通比佛而不能慧而人有四通謂富則身通貴則詩通窮理性通性定慧通持此語之陸放翁放翁深然之大凡服治風藥不可食羊子目擊之不唯無效亦甚有所反江右楊萬里親語此嘗見人食至於死

作詞者流多用冤家爲事初未知何等語亦不知所出後因閱烟花記有云冤家之說有六情深意濃彼此牽繫寧有死耳不懷異心此所謂冤家者一也兩情相有阻隔萬端心想魂飛寢食俱廢此所謂冤家者二也長亭短亭臨歧分袂黯然銷魂悲泣良苦此所謂冤家者三也山遙水遠魚雁無憑夢寐相思柔腸寸斷此所謂冤家者四也憐新棄舊辜恩負義恨切惆悵怨深刻骨此所謂冤家者五也一生一死觸景悲傷抱恨成疾殆與俱逝此所謂冤家者六也此語雖鄙俚亦予之未聞耳

紹興庚寅天台水起雖城中亦被害及十分之七水退而官司各訪舊地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正當廳治其簿朱公俾令移往山東掩瘞役夫開掘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葬山東雖不知其爲誰而亦異其事遂移葬之

嘉泰間內臣李侯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漆匠章生者乃天台人也偶春夜出浴回於途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摸壁隨嫗而行但覺是布爲幕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而至又見四壁皆青赤衣幃遮護終不知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又至一室燈燭帷帳酒榼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之物章生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師往將頃復至後有一婦人隨至容質非常惟不冠飾章生畏懼尼師逼使共坐遂召前嫗命酒榼數

杯此婦人更不一語尼師云已晚矣章生但懇禱尼師匠者無錢  
尼師終不顧允遂令就寢尼師執燈扃戶而去章生屢詢所來及  
姓名而斯人竟無一言疑爲瘖疾至鐘動其尼復至啓鑰喚起章  
生出令前嫗引出亦捫布壁而行覺至一門非先來所經此嫗令  
出街可至役所章生如夢寢中行至一街至晚卽離所造之寺二  
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怪責不歸及具語此使徧訪之終不得  
其元所入門域衆皆爲遇鬼物而有一木匠云此固寵借種耳  
朱無惑著萍州可談載孫馮元規治杭州悟空寺僧徒以殺人爲  
鬻之事此仁宗朝事中興後紹興中臨安府崇新門外鹿苑寺乃  
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處此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  
夜入寺觀燈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觀燈乃爲數僧引入房中置  
酒盛饌勸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不敢哀  
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後窗外乃是野地女因逼窗望之見一卒

在地打草因呼近窗下備語前事可急往某寨某將家報言可速  
取我卒乃如其言往報之將官卽密告楊帥遂遣人告報本寺來  
日郡王自來齋合寺僧行人力亦齋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伺  
其坐定令每二卒擒下一僧又令擒盡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卽  
仰百十卒破其寺果得其女見父號慟遂縛三人并主首送所屬  
依法施行而毀其寺遂去諸髡此亦悟空寺相類況婦人遊寺院  
有何所益而與之遊狎者又可怪爾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令戲之曰古人是  
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內執一卷金剛經問你是卵生胎生溼  
生化生張更生還千里令云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內  
執一卷刑法志問你要五百里一千里五千里聞者莫不笑其切  
也

韓彥古時爲戶曹尙書孝宗皇帝問曰十石米有多寡彥古對曰

萬合千升百斗廿斛遂稱旨

錢唐遺事

十卷

元劉一清

武陵人

高宗誕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閣妃嬪捧抱以見上撫視甚喜曰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後駐蹕於杭亦豈偶然

宋太祖次陳橋驛整軍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昔江潮每衝激城下錢王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強弩射之由此潮頭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然潮汛之來也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修江司焉

賈相當國陳藏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沒巴沒鼻霎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低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動滕神招邀巽二一任

張威勢識他不破只今道是祥瑞卻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  
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關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萬  
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底詞名念奴嬌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京  
師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德祐乙亥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  
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  
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  
備已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  
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  
之繆者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  
熒熒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  
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



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受先朝之知嘗任師嚴之寄  
一時捨此度非本心三人在此豈能詎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  
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於師相吾老幼雖  
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  
於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圖俾王室  
不壞理宗在天之靈亦必降於爾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呂文煥  
回本國書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媿居城守節豈圖末路之  
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少伸今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  
言伏念某少服戎行壯臨邊徼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箭在  
腰繫死生於馬足不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  
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戎指將必  
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擊飄蕩如風雨之去來作一日爲尤難  
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欲扼吾喉襟樊城盡屠其在翦我羽

翼雖別也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奸孤城其如彈丸謂孰  
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堅固欲提鞭而斷流凶燄如斯先聲屢至臣  
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旣生垠析骸而爨易子而食尙冀  
廟堂之念我急會鄰郡之聚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案肌肉於羣  
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圖可作內應  
國手局敗留著此豈變尋常之機俗眼圖耳觀形奈不識驪黃之  
馬蓋使忠臣偶陷於夷狄從今絕意不念於鄉閭固知死也何補  
於生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亦仇  
讎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今皇上竄其好生開  
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藹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  
背叛見今按兵不動臥轍不驚撫此良臣伏覩景命且秦穆公之  
赦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威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無忌怨

雞林類事

子七

宋孫

穆李使高麗國  
信書狀官

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爲君長

傳位不欲與其孫乃及於弟生女不與國臣爲姻而令弟兄自妻之言王姬之貴不當下嫁也國人婚嫁無聘財令人通說以來食爲定或男女相欲爲夫婦則爲之

夏日羣浴於溪流男女無別瀕海之人潮落舟遠則上下水中男女皆露形

父母病閉於室中穴一孔與藥餌死不送

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中西南當下流故地稍平衍城周二十餘里雖沙磧築之勢亦堅壯

國官月六參文班百七十員武班五百四十員六拜蹈舞而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則膝行面前得旨復膝行面退至當級乃步國人卑者見尊者亦如之其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拜父父亦答以半禮女僧尼就地低頭對拜

夷俗不盜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唯寸紙不至卽罰凡人詣官府少亦費米數斗民貧甚憚之有犯不去巾但褫袍帶杖笞頗輕投束荆使自擇以牌記其杖數最苦執縛交臂反接最罪爲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而釋之唯死罪可久甚者脾脾骨相摩胸皮拆裂凡大罪亦刑部拘役也周歲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罵父母乃斬餘止杖肋亦不甚楚有降或不免歲以八月論囚諸州不殺咸送王府夷性仁至期多赦者或配送青嶼黑山永不得還

五穀皆有之粱最大無秫糯以粳米爲酒少絲蠶每一銀直羅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唯產人參松子龍鬚布藤席白碓紙日早晚爲市皆婦人挈一柳箱小一升有六合爲一刁爲以升以稗米定物之價而貿易之其他皆視此爲價之高下若其數多則以銀餅每重一斤工人製造用銀十二兩半入銅二兩半作一斤以

銅當工匠之直癸未年做本朝鑄錢交易以海東重寶三韓通寶

爲記

方言天曰漢捺 日曰姮 月曰契切調 雲曰屈林 風曰孛纒

雪曰敕 雨曰霏微 雪下曰敕恥凡下皆曰恥 雷曰天動

電曰霍 電曰閃 霜露皆曰率 露曰蒙 虹曰陸橋 鬼曰

幾沁 神曰神道 佛曰孛 僊人曰僊人 一曰河屯 二曰

途孛 三曰栖切斷乃 四曰迺 五曰行戌 六曰逸戌 七曰一

急 八曰逸答 九曰鴉好 十曰噎 二十曰戌沒 三十曰

戌漢 四十曰麻刃 五十曰舜 六十曰逸舜 七十曰逸短

八十曰逸頓 九十曰鴉訓 百曰醞 千曰千 萬曰萬

且曰阿摻 午曰揜宰 暮曰占捺占或曰 前曰訖載 昨日曰訖

載 今日曰烏捺 明日曰轄載 後日曰毋魯 約明日至曰

轄載烏受勢 凡約日至皆曰受勢明年春夏秋冬同 上曰頂

下曰底 東西南北同 土曰轄希 田曰田 火曰季 山

曰每 石曰突 水曰沒 海曰海 江曰江 溪曰溪 谷曰

丁蓋 泉曰泉 井曰烏沒 草曰戊 花曰骨 木曰南記

竹曰帶 果曰果 栗曰監切鋪 桃曰枝棘 松曰鮮子南 胡

桃曰渴未 柿曰坎 梨曰販 林禽曰悶子計 漆曰黃漆

菱曰質姑 雄白鴿試 雌曰暗 雞曰啄達音 鸞曰漢賽 鳩曰

于雄 雉曰雉賽 鴿曰弼陀里 鵲曰則寄 鶴曰鶴 鴉曰

打馬鬼 隼曰笑利象畿 禽皆曰雀譯 雀曰賽反斯乃 虎曰監

讀南 牛曰燒去聲 羊曰羊 猪曰突 犬曰家豨 貓曰鬼屮 鼠曰

鶖 鹿曰鹿 馬曰末 乘馬曰轄打聲平 皮曰渴翅 毛曰毛

角曰角 龍曰珍 魚曰水脫切別日 蟹曰園 蟹曰慨 鮪曰必

螺曰蓋慨 蛇曰蛇 蠅曰蠅 蝮曰蝮 蝨曰蝨 蚤曰

批動 蟻曰側根施 墓曰屹鏞 人曰人 主曰主 客曰孫

命官曰員理 士曰進音發 吏曰主事 商曰行身 工匠曰

把指 農曰宰把指 兵曰軍 僧曰福田 尼曰阿尼 遊子

曰浮浪人 丐曰丐剝 倡曰水作 盜曰案兒 倡人之子曰

故作 樂工亦曰故作多偏之人 稱我曰能反數台 問爾汝誰何曰餒

箇 祖曰漢子祕 父曰了祕 母曰了彌 伯叔皆曰了查祕

叔伯母皆曰了子彌 兄曰長官 嫂曰長官漢吟 姊曰姣

妹 弟曰了兒 妹曰了慈 男子曰沙喃 女子曰漢吟 自

稱其夫曰沙會 妻亦曰漢吟 自稱其妻曰細婢亦曰 男兒曰

了姐亦曰 女兒曰寶姐亦曰古者 父呼其子曰了加 孫曰了寸曰

了姐 舅曰漢子祕 姑曰漢子彌 婦曰了寸 母之兄曰訓

鬱 母之弟曰次鬱 姨姪亦皆曰了子彌 頭曰麻帝 髮曰

麻帝核試 面曰捺翅 眉曰嫩步 眼曰嫩 耳曰瑰 口曰

邑 齒曰你 舌曰竭 面美曰捺翅朝動 面醜曰捺翅沒朝

動 心曰沁音甘 身曰門 胸曰軻 背曰腿馬末 腹曰擺 手

曰遜 足曰潑 肥曰骨鹽真骨亦曰鹽 瘦曰安里鹽骨真 洗手

曰遜時蛇 凡洗濯皆曰時蛇 白米曰漢菩薩 粟曰田菩薩

麥曰祕 豆曰火 穀曰田麻帝骨 酒曰酥孛 醋曰生根

醬曰祕祖 鹽曰酥甘 油曰畿聲入林 魚肉皆曰姑記 飯

曰朴舉 餅曰模做 茶曰茶 湯曰湯水 飲酒曰酥孛麻蛇

凡飲皆曰麻蛇 暖酒曰蘇孛打里 凡安排皆曰打里 勸

客飲盡食曰打馬此 醉曰蘇孛速 不善飲曰本道安里麻蛇

熱水曰泥根沒 冷水曰時根沒 飽曰擺咱反土加 飢曰擺咱

安里 金曰郝論義 珠曰區戊 銀曰漢歲 銅曰銅 鐵曰

歲 絲曰絲 麻曰麻 羅曰速 錦曰錦 綾曰菩薩 絹曰

及 布曰背 苧曰毛施 苧布曰毛施背 幞頭曰幞頭 帽

子曰帽 頭巾曰上倦 袍曰袍 帶曰腰帶亦曰子帶 褐皂衫曰



珂門 被曰尼不 袴曰珂背 褌曰安海珂背 裙曰裙 鞋

曰盛 襪曰背成 女子蓋頭曰子母蓋 斜曰枚捺 夾袋曰

男子木蓋 女子勒帛曰質帶 緜曰質 繡曰繡 白曰漢

黃曰那論 青曰青 紫曰質背 黑曰黑 赤曰赤 紅曰真

紅 緋曰緋 染曰沒涕里 秤曰雌孛 尺曰作 升曰刀

斗曰抹 印曰印 車曰車 船曰擺 席曰登音席 薦曰質薦

倚子曰馳馬 卓子曰食床 牀曰牀 燭曰火炬 簾曰箔音登

燈曰活黃 下簾曰箔恥具囉 既曰枯孛 傘曰聚笠 扇曰

孛采 笠曰蓋音滿 梳曰筓音必 篋曰頻希 齒刷曰養支 合曰合

子 盤曰盤 瓶曰瓶 銀瓶曰蘇乳 酒注曰瓶碗 盞盤曰

臺盞 釜曰吃反結吃 盆曰鴉救耶 鬲曰窳 碗曰已題 櫟曰

櫟至 孟曰大耶 匙曰戌 茶匙曰茶戌 箸曰折反之吉 沙羅

曰戌羅亦曰放耶 硯曰皮盧 筆曰皮盧 紙曰捶 墨曰黓 刀子

曰割 剪刀曰割子蓋 骰子曰節 鞭曰鞭 鞍曰未鞍 轡

曰轡頭 鼓曰濮 祺曰祺 弓曰活 箭曰薩矢亦曰 劍曰長刀

大刀曰訓刀 斧曰烏子蓋 炭曰蘇戍 柴曰孛南木 香

曰寸 索曰鄒又曰 索縛曰鄒木香 射曰活字 讀書曰赴

鋪 寫字曰乞核薩 畫曰乞林 榜曰柏子 寢曰作之 興

曰你之 坐曰阿則家 立曰囉 臥曰吃寢 行曰欺臨 走

曰速行打 來曰烏囉 去曰匿家入囉 笑曰胡臨 哭曰胡

住 客至曰孫烏囉 有客曰孫集移室 延客入曰屋裏坐少

時 語話曰替黑受勢 繫考曰室打里 決罪曰滅知衣底

借物皆曰皮離受勢 問此何物曰設審 乞物曰念受勢 問

物多少曰密翅易成 凡呼取物皆曰都囉 相別曰羅戲少時

凡事之畢皆曰得 勞問曰雅蓋 生日生 死曰死 老曰

刀斤 少曰亞退 存曰薩囉 亡曰朱幾 有曰移實 無曰

不烏實 大曰黑根 小曰胡根 多曰釁何支 少曰阿捺  
高曰那奔 低曰捺則 深曰及欣 淺曰泥底

說郛卷第七終